



易俗社露天戏台的秦腔演出。

## 西安易俗社—— 拓展秦腔艺术传播途径

近些年,西安易俗社的足迹遍布20多个省份近百座城市。面对新时代变化的审美风尚、新的观演关系,他们通过多场景、多样态、多风格的演出形式,融入年轻人的审美需求,让更多人了解秦腔、喜爱秦腔、传播秦腔。易俗社文化街区共培育40多个本地秦腔自乐班,观众也成了演员……秦腔的活力,在黄土地上生生不息。



2022年春节秦腔嘉年华在易俗社举办。



秦腔演出座无虚席。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刘强摄(资料图)

古城午后,春日正暖。西安钟楼旁,车水马龙。与闹市仅一街之隔,便是易俗社文化街区。漫步其间,艺术气息扑面而来。

“噱喊一声梆响,不由得豪杰开怀……”露天戏台不大,秦腔演出气氛热烈,西安易俗社2024年春节演出季,奏响了新年的欢乐序曲。台下,数百名戏迷和着曲调,戏词倒背如流。这样的惠民演出,几乎每天都在进行。看着台上的演出,易俗社成员、国家一级演员李东峰颇为感慨:“晒着太阳听秦腔,是陕西人的幸福。”

远远望去,戏楼飞檐翘角,雕梁画栋。西安易俗社穿越百年岁月,潜移默化地融入黄土上的百味人生。

### “演员,拼搏一生,最终拼的是文化;演一辈子,最后演的是自己”

47岁的李东峰清楚记得5岁那年坐在父亲肩上看秦腔的情景。

7年后,他进入西安易俗社。

“移风易俗、启迪民智、辅助教育、推陈出新”是西安易俗社创社时的宗旨,每个成员都要铭记。“前辈们的教诲,他至今难忘。那时,一众秦腔名家成了李东峰朝夕相处的良师益友:王芷华、陈妙华、张宁中、张锦华、王保易、任慧中、张保卫……群英荟萃,各有所长。在李东峰看来,易俗社的前辈艺术家有个共同点,那便是对秦腔表演的赤诚热爱与认真对待。”

有一次,李东峰在秦腔《小宴》中饰演吕布,在初见貂蝉的情节里,他怎么演都不甚满意。老师张保卫在一旁观察良久,而后悉心指点。“貂蝉入门、见礼、转身,吕布的表演也有不同层次。”张保卫解释道:初闻女声,眼神闪光;再看其影,神色惊艳;后观其人,目光追随。“短短1分钟,吕布的眼神需呈现出3层递进……”寥寥数语,让年轻的李东峰醍醐灌顶。

那时,易俗社的排练场里,众多青年演员披星戴月,刻苦排戏。前辈秦腔艺术家们常在台下观看,然后耐心指点,为年轻演员分析戏情戏理,兴之所至,常常亲身示范。

李东峰学艺如饥似渴,至今仍难忘前辈艺术家们“口传心授”的表演经验。排练《三滴血》,王芷华老师提醒他,要演出人物惊魂未定的神色;排练《周仁回府》,王保易老师点拨他,要演出人物寄人篱下的窘迫;排练《双锦衣》,任慧中老师要求他,要演出人物从温润有礼到豪侠之气的转变……

20多年来,李东峰常常体悟前辈艺术家们“多读书、做好人、演好戏”的谆谆教导,他慢慢品咂出其中的道理:“演员,拼搏一生,最终拼的是文化;演一辈子,最后演的是自己。”

百年易俗社,就在这火热岁月中坚韧地传承。

### 台上开嗓,台下喝彩,人们“共享”戏台,唱出对秦腔的爱

西北人爱秦腔,易俗社所到之处,都是人头攒动。最让演员们难忘的,是一次去甘肃的演出。

那是春寒料峭的2月,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的广场上,戏台还没搭好,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早已闻讯赶来。不远处,小吃摊点人盈客满。广场上,商贩吆喝声、孩童嬉闹声,夹杂着戏迷的欢呼与期待,化作欢乐的海洋。

一阵锣鼓,大幕拉开。热闹的大广场,霎时安静下来。演员们登台一望,上万人捧场,秦腔

吼得尤为带劲,乡亲们过足戏瘾。

《游龟山》《火焰驹》《周仁回府》《龙凤呈祥》……经典剧目连演一周,每天两场,场场爆满。演员们登台谢幕时,观众们常常舍不得离开,齐声高喊“再来一段”。演出团队欣然应允,邀请台下众人合唱耳熟能详的秦腔《三滴血》,于是,台上台下齐吼秦腔:“祖籍陕西韩城县,杏花村中有家园……”

“秦腔的活力,在这黄土地上生生不息。”当时加入这场大合唱的李东峰如今已担任西安易俗社演出副总监。他记得人群中走过来一位耄耋老汉,拉住他的袖口。老人伸进棉大衣的口袋,用那布满老茧的双手掏出两个冻梨,说道:“娃呀,赶紧吃,这个润嗓子!”望着老人蹒跚远去的背影,李东峰满是感动:“朴实的观众对秦腔真切的爱,就是我们到基层演出的最大动力!”

蓝天当幕布,大地做舞台。近些年,易俗社的足迹遍布20多个省份近百座城市,西北地区是“重头戏”。与此同时,易俗社还走出国门,在世界舞台唱响秦腔……

易俗社成为不少戏迷的一份牵挂。79岁的陈新友家住西安,每天最盼望的就是坐一个小时公交车,赶到钟楼旁的易俗社文化街区听秦腔、看大戏。“天气暖和的时候,露天戏台围着上千名观众。”陈新友每次都赶得早,带着小马扎,坐在前排看得更清楚。从2023年春季开始,易俗社在这里“常驻”,惠民表演风雨无阻。

“戏台彩灯高空挂,秦腔舞台送文化……”看到高兴处,陈新友拿起笔,现场写起打油诗。一折戏唱完,诗也写好了。“送给刚才上台的演员,表达我们戏迷的感谢。”陈新友说。

露天戏台上,来自民间的秦腔爱好者也登台一展风采。两年多来,易俗社文化街区共培育40多个本地秦腔自乐班,观众也成了演员,带来300余场演出。台上开嗓,台下喝彩,人们“共享”戏台,唱出对秦腔的爱。

### “守艺人”不守旧,从戏曲传统中,寻找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表达

灯光渐暗,音乐渐起。易俗社百年博物馆的庭院,座无虚席。循声望去,一群身着橘粉色长裙的女子翩然而至,水袖舞得轻盈。观众举起手机,拍照留念……沉浸式秦腔夜游主题演出“易俗社·梨园夜”,正精彩上演。

2023年8月,西安易俗社推出了“易俗社·梨园夜”。这个秦腔夜游文旅体验项目,力求探索“戏曲+旅游”新模式,开辟“戏曲+”新路径。

易俗社95后演员张倩在剧中饰演“海棠花”一角。易俗社百年博物馆的前庭处,恰好有株海棠树。“只留芬芳在人间,不求硕果于自身”,多年来,海棠花的品格激励着易俗社的成员们,要把艺术的美好留给观众。

剧中饰演李白的易俗社00后演员刘治,以扎实的基本功将人物的恣肆挥洒表现得淋漓尽致。“我刚到易俗社不久,参与的第一场对外演出,就是‘易俗社·梨园夜’。”刘治演得认真投入,赢得台下阵阵喝彩。

除了李白,铁扇公主、包拯、岳飞等舞台形象也深受观众喜爱。有次演出前,一名五六岁的小男孩瞥见了孙悟空的扮演者,兴奋地跟着演员到了后台化装间。

“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小男孩,化妆师还给他脸上画了戏妆。”刘治记得,后来演到《孙悟空大战铁扇公主》段落时,小男孩坐在台下,高兴得手舞足蹈。“也许在这一刻,一颗戏曲的种子就发芽了。”刘治说。

每次演出完都有不少观众走上台来,与演员互动交流。外国游客也换上戏服,接受易俗社演员的“现场辅导”,和同伴们拍照留念。

“这就是一场秦腔嘉年华,让观众沉浸在古城的艺术之夜。”“易俗社·梨园夜”策划团队成员蒲国伟说,新时代观众需要新的审美风尚、新的观演关系,“我们一直在尝试探索,通过多场景、多样态、多风格的演出形式,融入年轻人的审美需求,让更多人了解秦腔、喜爱秦腔、传播秦腔。”

如今,易俗社80多人的表演团队中,90后、00后演员占比已超1/3。在“易俗社·梨园夜”的主题演出中,这些“青春力量”扛起了大旗。

夜游演出并非个案。近年来,易俗社携手高校等社会力量,设计了折扇、宫灯、绘本、研学剧服等一系列特色鲜明的秦腔文创IP;通过经典剧目3D电影等创新尝试,古老戏曲艺术开始拥抱音乐、动漫、数字科技……

“自1912年成立至今,易俗社弦歌不辍。我们跟随前辈艺术家的脚步,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在西安易俗社社长惠敏莉看来,戏曲艺术在历史发展中,一直面临着传承与创新的课题。“一方面,我们守住根本,复排经典,‘原汁原味传承’;另一方面,我们也从戏曲传统中,寻找更多符合时代需求的创新表达。”

“守艺人”不守旧,易俗社正不断拓展着秦腔艺术传播的途径。“我们竭尽全力,争取满足更多观众的美育、审美需求。”惠敏莉说。 □高炳

## 难就难在一脸严肃演出喜感

电影《第二十条》开启一个自己都没有见过的马丽

今年春节对于马丽来说是一个忙碌而充实的假期,她不但在央视春晚上跟老搭档沈腾合演了小品,更在两部春节档影片《第二十条》和《热辣滚烫》出演角色。尤其是前者,她饰演的妻子李茂娟既有东北女性的豪爽泼辣,又有作为一位母亲的正义和强悍。马丽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次张艺谋导演的确开启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马丽,是观众没有见过,也是我自己没有见过的。”

接到邀请心情难以言表

几乎没有一个演员不想跟张艺谋合作,马丽也一样。在接到剧组的邀请时,马丽激动的心情难以用语言表达。“这种好事怎么就落到我头上了?”她笑道。第一次见面后,她发现张艺谋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一下子放松下来。

第一次看到《第二十条》片名,马丽还在想这到底是啥意思?当得知这是一个讲述刑法案例的故事时,她的内心有过质疑和担心:这样一个类似普法的故事,观众会爱看吗?这样的故事让观众看完觉得有趣而真实,实在太重要了!但当影片开拍后,她的疑虑很快就消失了。

在马丽看来,《第二十条》在表演上最大的难度来自要在一个现实主义故事上演出喜剧的效果来。剧本的底子无疑是严肃甚至是残酷的,作为演员,只能在遵循故事脉络的前提下,自由发挥,这对演员的表演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马丽知道,观众特别想看到一个鲜活的人物形象,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来演,自己完全可以演得更生活化,但这样一来,就跟张艺谋要求的喜剧效果相差甚远,“因为喜感的东西需要有一些表演痕迹,比如人物性格的设定、说话的方式、语言的节奏和肢体的表达等等,必须有很多设计,才能呈现出喜剧的效果。”

好在她饰演的李茂娟的性格跟马丽比较像,“生活中我就是个见不得谁受欺负的人,看到不公平的事,我就必须出手了。”马丽笑道。

即兴表演的吵架戏“几乎一条就过”

马丽觉得,《第二十条》中的每一场戏都挺难,尤其在分寸感的拿捏和把握上。片中李茂娟、韩明和教导主任在饭桌上吵架的重头戏,至今让马丽回想起来还有点激动,“这场戏真是了命了”。本来三个人已经商量了很久,心里有点把握,但张艺谋突然将教导主任这个角色进行了调整,一下子打乱了节奏。“我们当时都是懵的,没有人知道应该怎么演。”好在张艺谋开机前一晚及时帮助大家梳理了人物关系,找出表演的重点,这场戏最终采用了“即兴表演”的方式,让演员自由发挥。没想到第二天拍摄时“几乎一条就过了”,这让张艺谋也感到很惊喜。

马丽以前很排斥那种即兴表演的节目,“我从来都不去,因为我认为自己不行。”但演完这场戏后,她觉得自己其实有这个能力,“所以说还是张艺谋导演厉害,他看到了我们身上的很多可能性。”

幸亏由雷佳音来演韩明

《第二十条》是马丽和雷佳音的首次合作。在2022年第31届中国电视金鹰颁奖典礼上,马丽和雷佳音分别凭借《超越》和《人世



电影《第二十条》海报

间》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和最佳男主角。有人问雷佳音,接下来最想合作的女演员是谁?雷佳音回答是马丽。没想到,两个人很快就有了合作的机会。

“一个戏好不好看,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所有演员互相配合默契,才能出来的效果。”马丽认为,自己跟雷佳音都属于那种“不争不抢”的演员,都是东北人,都特别宅,在语感上也像,“韩明这个角色幸亏是雷佳音来演,换另外一个人,我可能不会演成现在这个样子。”马丽笑道。韩明不是一个完美的男人,他身上有普通人的缺点,比如随遇而安、喜欢和稀泥等,但雷佳音用松弛的表演演出了人物身上的幽默感,让人物变得亲切而真实。尤其是影片结尾时,韩明一大段慷慨激昂的陈词,在情真意切中阐明了该片的主题。马丽透露,为了这场戏,雷佳音在拍摄的两个月里一直都“心事重重,不太好过”,每次见到他,他都在为这场戏发愁。“我特别能够体谅他,不是词多词少的问题,而是你要让这个人物能让观众感同身受,这非常难。”

人到中年学会放松演戏

从2005年加入“开心麻花”舞台喜剧团队,到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喜剧演员,再到2015年凭借电影《夏洛特烦恼》中的“马冬梅”一炮而红,成为喜剧电影最抢手的女演员,算上《第二十条》,马丽主演电影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91亿元,登顶中国女演员票房第一。

42岁的马丽说,自己刚出道时曾有过“作为女演员不想只被喜剧框住”的想法,但是人到中年,在经历了很多事情后,自己逐渐有了一颗平常心,开始用放下和放松的心态来看待生活和演戏,“现在我希望能够沉浸在角色里,踏踏实实地让观众笑出来,而不是刻意恶搞。”她说,演《第二十条》最大的收获是自己学会了生活,“这部影片让观众看到了很多家庭生活的常态,很风趣,很幽默,这种活着的感受太重要了,这也是张艺谋导演给予我们的一个最大礼物。” □王金跃

## 《南来北往》和《大唐狄公案》迎来大结局

## 跟着热播剧看原著



《大唐狄公案》剧照

春节期间,除了旅游和看电影,一些电视剧也让人牵肠挂肚。《南来北往》和《大唐狄公案》同日开播,近日相继迎来大结局。这两部完全没有关联的剧,都因为原著及作者产生了较高的讨论度。一个是现实主义铁路题材,一个是浪漫主义古装悬疑,在作家笔下都产生了新的亮色。

《南来北往》

四十年来铁路变迁 一车厢的故事

《南来北往》反映了中国铁路公安、刑警和铁路职工经历的从蒸汽机时代到内燃机,到动车,再到高铁时代的四十年过程,以及不同时代从各个车站上车下车的旅客的命运变迁。剧中友情、爱情、师徒情,错综的人物关系不断推动剧情走向高潮。

编剧、作家高满堂年近70岁,创作了50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闯关东》《家有九凤》《北风那个吹》《温州一家人》等描写了众多平凡小人物,《南来北往》虽然是高满堂第一次写铁路公安题材,但这部作品得到观众共鸣,同样也是让观众充满了代入感。铁路题材之前一直没人写,没人拍,有可能是火车戏在封闭环境需要高度的戏剧力,高度的叙述技巧。高满堂认为创作必须要知难而进,这样才能出新。同时能够驾驭这个题材,也得益于高满堂小时候家住铁路边,常常思考到这些南来北往的旅客,四十年,一车厢的故事。

这部作品也是高满堂首次让年轻人担任主角,白敬亭的出演也拉了一波流量。高满堂

认为,把视角投向年轻人,第一是剧本需要,第二是要有市场意识,“如果你只是一个老年状态的作家,又写一个老年状态的生活,恐怕市场会不认可你。所以这些年来我也在调整,我现在还写悬疑剧呢,12集,短剧。”

《大唐狄公案》

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侦探”狄仁杰会武功

观众对“狄仁杰”的形象并不陌生,这个中国古代“神探”IP近年来被不断挖掘。当周一围、张若昀、陈都灵、王丽坤、张嘉益全明星阵容出演的《大唐狄公案》开始路演宣传,便吊足了观众的胃口。电视剧播出后,有网友认为这部古装悬疑剧制作精良,节奏在线,但也有网友不适应:为什么这一版狄仁杰会武功?身边的随从有男有女?其实与前作最大的不同,还是这一版电视剧源自西方作者笔下的“中国侦探”。

《大唐狄公案》改编自荷兰作家高罗佩的同名小说。写这本小说的灵感源于他随手翻看的一本清代公案小说《武则天四大奇案》,即旧本《狄公案》。他发现里面的断案故事远比他的英文侦探故事精彩,便着手将日本《狄公案》翻译成英文,后又以此为蓝本创作出《大唐狄公案》系列英文小说。高罗佩曾在笔记中写到:“在狄公身上,我将中国人对秉持工艺、具有很高文化修养的学者型官吏的传统理想,与我自己对西方理想的国家公务员的想法结合起来。”

剧版《大唐狄公案》中的狄仁杰,一开始在赶考科举,后被皇后提拔为蓬莱县令,此时的他还未位居宰相,和助手一起勘察现场、翻阅资料、蹲守线索,所以剧中的形象不是老年狄仁杰的稳重多谋,而是极具实干精神的“工作狂”。

观众对剧版《大唐狄公案》的争议之一,在于狄仁杰竟然会武功。其实,高罗佩笔下的狄仁杰就是会武功的,这只是一部小说,大可不必当成史实来阅读。就像观众熟悉的梁冠华版狄公身边有个“元芳”,但在历史上,李元芳是明代嘉靖年间大臣,与狄仁杰的年代相差了800多年,二人毫无交集。 □路洁